

典型元老學人王寵惠

浦薛鳳

回憶六十年前（亦即一九二二年）春季，筆者正在北京西直門外清華學校讀書（不久即將畢業赴美留學），曾於週末，與六、七位級友前往西山所稱『八大處』名勝區，作竟日遊覽。無意之間，吾儕突然在一處懸崖石壁與傍溪石坡之上，看到鐫刻着好幾位當時名人所題之詞句。其中最令余瞻視良久而深加欣賞者，厥為久已聞名，素所欽仰之民元首任外交總長王寵惠（亮疇）先生所題字迹，書法秀勁，色澤鮮明：綠色題詞，黑色落款，紅色印章。迄今追溯，當時之山溪風景與仰慕心情猶復出現目前而縈繞胸次。

追隨領教一十八年

筆者與此位慕名已久之王亮疇先生初次見面，乃於上述情節發生十有九載之後（亦即於一九三九年初夏）在戰時陪都四川重慶之『重慶新村』防空洞中。為余介紹者乃是清華級友吳時之兄。王氏時任外交部長，身穿深褐色香雲紗短衫長褲，面容慈祥，談笑輕鬆，顯然平易近人，毫無官僚氣派。身傍一位年輕看護，攜有飲料點心，隨時照顧服侍。據時之嫂夫人（黃）卓羣語我，

王夫人尚未到渝。此一防空洞，設備較好，係供重慶新村各住戶使用。是日適值星期天，予恰往時之寓所盤桓，遇有警報故亦入洞。（其時時之與余同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服務。）嗣後，余又曾在重慶新村防空洞中及嘉陵江對岸任山道上，遇見亮疇先生幾次。不久，吾師周校長（清華學校）寄梅（詒春）先生，由筑來渝相見，欲訪其至友王氏（後知王氏與朱學勤女士續弦結婚，乃周師介紹玉成），順便帶余進謁。坐談良久，周師無意中口角春風，提讚不佞之品性與學識。由於談到當時國際局勢，余亦略表意見。（時周校長任貴州財政廳長，前在南京係實業部次長，勝利後先後出長農林與衛生兩部。）

一九四一年四月，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羣岳公調任四川省政府主席，所遺職位，中央決定由外交部長王亮疇先生繼續，未到任時，先由副秘書長陳布雷先生代理。王氏因等候新部長郭泰祺到任，故遲至七月一日始到國防最高委員會就職。王秘書長遂成為余之頂頭上司。由此時起，先後由重慶而南京，由南京而台北，彼此職務雖各更動，而余得追隨服務，或侍陪領教之機會，則繼續不斷，為時計共十有八載之久，（一九四一至一九五八年）。

此親炙教益之十有八載，約略可分或長或短之四段期間。茲願不憚繁瑣，加以指陳者，祇是表示：亮公與余，不祇是一般上司與下屬之關係，而是彼此之間，相知甚切，交情甚深；余尊伊如師，伊待我如友。亮公不特是余之上司，而確是亦師亦友。所謂四段期間蓋指在渝、在美、在京與在台。

渝京美國台北交遊

其一，在重慶追隨服務，約有六年（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）。其中半年，却係同在美國。余在國防委員會擔任參事。計約七年。（前後參事同仁，有（黃）少谷、（邱）大年、（徐）道鄰、（鄧）漢祥、（鄭）振文、（朱）紫陽、（沈）宗濂、（王）化成、（吳）景超、（吳）文藻、（張）樑任、（章）力生、（翟）毅夫與（徐）元奉。）照一般通例，任何部會之參事，雖論資歷職位，祇在次長以下，但照例都是閒職，蓋除特別專案審查或研究外，並無日常例行公事。

但王祕書長經常得到蔣委員長之密諭手令，研擬方案，或整理要件，而伊依照一向習慣（後來聞諸曾任其下屬之友好），喜歡專囑一位擬辦，余遂忙碌異常。協助英譯『中國之命運』時，曾住王府五十天，每天自晨至暮相對工作。

其二，同在美國，追隨出席金山會議（產生聯合國之會議），同住馬格霍布金斯大旅館將及三月，每天晨夕相見，時共進餐；每開小組審查會，必相伴參加。遇有應酬，往往隨車往返。在金山會議前後，伊住華府雙橡園魏道明大使官邸，離予所租之教殿街寓所，相距極近，步行可到，魏大使及夫人囑余每日前往奉陪。（予固早在



王寵惠博士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時的照相。

一九四四年八月即偕張子縷（忠絃）兄飛美參加橡樹園會議，故余個人在美一年有餘，與亮公同時在美，則約六個月。）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，余隨同王祕書長乘坐美國軍用飛機回抵重慶。十月中旬，余轉任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，但仍不時訪謁亮公。余妻佩玉飛渝小住，曾數度偕往王府訪謁，每次均蒙亮公及王夫人盛情招待。

其三，勝利還都，就余而言恰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初，正好及時參加首都各界舉行之慶祝大會以及中央之還都典禮。亮公暨夫人則稍後始由重慶乘艦至南京，曾偕佩玉到下關碼頭，迎接者親友甚多。先於某茶館簡單公宴後大家歡送，前往北平路五十八號王公館。（離予頤和園五號寓所不遠）。亮公回京，漸次結束國防最高委員會，而担任司法院長。筆者仍任善後救濟總署職務。不久總署改組，予就中央大學教職，適逢張羣院長組閣，遵命就任副祕書長。在此還都期間，予偕佩玉時常訪謁王府。過從之密，不減曩在重慶。

其四，同在台北，此則為期較長。余於一九四八年七月飛抵台北，任台灣省政府祕書長，時主席為魏伯聰（道明）先生。王院長亮公則於一九五〇年由港來台。余曾先期電請下榻南京西路十二號余之寓所，亦即省府官邸，由此晨夕相見，多所領教。王夫人於翌年四月始到台北。五月廿七日亮公與夫人遷至連雲街一號，不久，移住新生南路。在亮公居住省府官邸十

五閱月之中，余更多得親領教益之機會至為欣幸。

博學達識修持有方

本篇所欲敘述者，不是有關王氏之為法學家、為政治家、為高官、為元老，而乃有關其所以能精於學識，久於高位，功在國家，而且足以永垂典範之緣故，亦即在其為學、處世、治事之基本道理。易詞言之，本篇所欲敘述者不是王氏對於國家之貢獻，而祇是王氏之為人，特別是王氏之修養。廿二年前，余嘗謂王氏之『所以偉大，不在其有驚世駭俗之奇言特行，而正在其表面上言行似極平凡而實質上修養極端卓越。』此項觀點，迄今未改：一則基於長期親炙，再則經過深思領會。王氏之修養——任何人之有無修養以及修養程度——蓋由其性情、習慣、思想、信仰、志氣、作風、言詞、嗜好與生活方式各項中表現出來。筆者深信：人有修養，則知所選擇（例如乘公祛私），而能善自控制（例如絕不任情恣肆，此即所謂『克己』功夫）。亮疇先生由於精深修養，而具有之性情、習慣——此即混合先天與後天之兩種因素——以之與當時當地之社會，環境適應，即構成其為人、處世、治事之原則與作風。

以言王氏之為人，亦即所稱品性或人格，殆可以下列十項加以形容：此即有志、有識；胆大、心細；真誠、正直；和藹、謙虛；以及謹慎、勤奮。上指十項乃是中外古今公認之美德。

綜觀王氏一生之經歷，吾人當可推斷其所持

志向，厥在求學致用，入黨從政，努力職務，公忠報國。老實說，就其性習而論，王氏自非熱衷名利，干求權位之輩，其所以能早即出人頭地，並長久顯赫者，當然與家庭及社會環境有密切關係；因此，以其具有學識、才能、品德之故，先則受知於國父孫中山先生，繼則見重於北方政府此起彼落之當局，後則為蔣先總統長期尊敬信任。

少年英發出人頭地

亮囑先生原籍廣東東莞，一八八一年生於香港。少時就皇仁書院讀書；在北洋大學法科畢業後，先往日本深造，旋赴美國，得耶魯大學民法學博士，再轉英法德首都作比較研究。其英譯『德國民法』一書於一九〇七年在倫敦出版，聲譽鵲起，不久成爲英、美法律學院之標準參考課本。伊本異常聰慧而又特別用功。例如（據伊親自語我）讀習拉丁文，氏黎明即起，獨往校園靜僻之處，將一字之各種變化，高聲反覆朗誦，必使達到熟記倒背始已。又例如晚年在渝將數十載中所發表之文篇，選刊一冊，猶題名爲『困學齋文存』。以天資聰慧而猶困學，可見王氏讀書治學之成功，不是僥倖而是由於有志與勤奮。王氏不特法學精深，其撰寫英文之高明優雅亦罕與倫比。不佞初以爲伊祇長於英文，及讀其民初親撰之憲法平議一文，則竟是完全古文筆法，佩服無已。

三字經初段有此兩句：『性相近，習相遠。』古語有云『少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。』王氏修養所以臻於爐火純青，而能從心所欲不逾規矩，蓋在已將其性情與習慣打成一片。茲以其真誠

、和藹、謙虛與謹慎諸項言之，並約略舉例。所舉之例，類多瑣碎，其實往往即小見大。昔人謂下圍棋或着象棋，今人謂打麻將或玩撲克，最可流露一人度量之寬狹，脾氣之好壞，考慮之精粗，真是名言至理。

論回憶錄與赴約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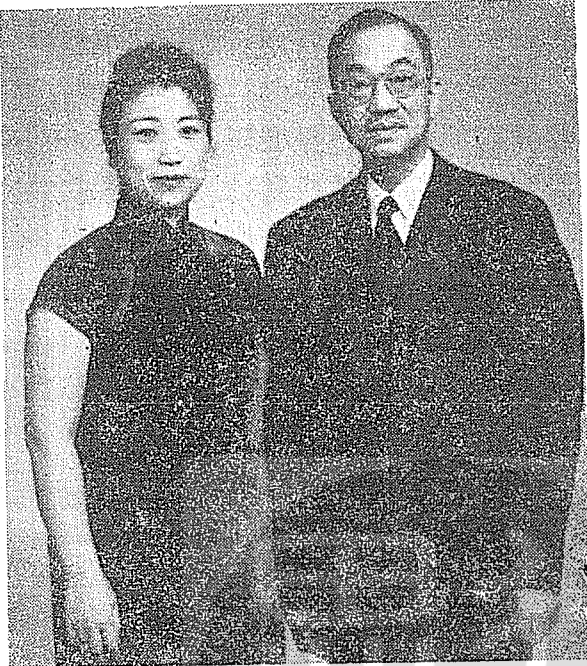
先言其謹慎。無論家居或外出，無論對親戚或友朋，無論人多或人少，無論對齊輩或後進，亮公從未月且人物，絕不評論時事。此固僅僅限於筆者一己之親自在場，但料想根據其修養所成之習性，時時處處必皆如此！在渝在台，余曾屢次婉勸亮公撰寫自傳，謂其必有寶貴材料及秘異節目，自可流傳永久，啓發史家與學者尤其是政治人物之思考。亮公每每微笑不語。迨最後一次，聞其輕鬆而切實之回答，余即恍然貼服，不復再提。伊云，問題關鍵就在於此：如欲求有價值，自當信筆記載，直言無隱而鉅細不遺，即使我一字不加案語褒貶，其中自必包含人之善惡賢姦，事之是非功罪；何況一己所寫之事實，既可令人懷疑，更足引發爭論。此種卓越見解，蓋實基於宅心謹慎，而亦本於吾國儒家之傳統文化。茲再舉一例，可以即小見大。在金山會議期間，亮公每次坐車外出（或開會、或應酬），總有二三人隨往。伊必超前五分或十分鐘啓程。某次，隨行者一有云：爲時尚早，曷不稍待。亮公乃謂吾人坐車，機件或發生故障，路途或車輛擁塞，早些啓程，則甚或另換一車，尙可及時到達。聞者均心服其細心謹慎。但謹慎與胆大及正直，並不

完全衝突。亮公追隨國父從事革命，非不胆大！亮公南遊，在滬任中華書局編輯，袁項城囑安德森（外籍）勸返北京，許以高位曾當面加以斥責，此即公正。

復次，請述其謙虛。王祕書長在國防最高委員會辦公室中，案桌傍邊，置一坐椅，下屬進去，必囑坐下。余每次面呈所擬之文件（不論其爲中文或英文），如有一字、一詞、一句之更改，伊必先用商量口氣：如此改動，如何？（或）如此調換……你說呢？繼則必將文卷移置我面前，囑即親自用筆刪改。也許（依照一位友好猜想）因爲我是教授出身，學者從政，所以特別客氣，但余相信，亮公對於其他當面呈稿請批之下屬（此專指非教授出身者言），大概也是如此。（平常送批之例行公事料想必自親加改動，毋須當面商酌。）此種謙虛態度，宦場中當屬罕見。余有一清華同學，也曾長期担任大學教授，頗負聲譽，抗戰時期在經濟部任高級幕僚，某次將所擬文件面送，竟爲翁部長文灝詠覽閱後擲於地下。（此係確實事情，另有一位高級幕僚當場目覩。）修養作風，兩相比較，相去不啻天壤。更有進者，有時偶或向王祕書長商量處理某一案件基本原则之際，發生異見，雖不到面紅耳赤程度，而爭持殊久，在余固據理力爭，在伊更顯示雅度，絕不引以爲忤。至於留住王府五十天協助翻譯『中國之命運』一書，亮公對余之虛懷若谷，迄今不忘。總之，亮公無驕矜之氣，無官僚作風，實足垂範！辦公尙且如此，家居外出，更可想見。

赴印訪問未告夫人

亮公之和藹，要細味更深體會，可謂似水之清淡，如山之永恆。不知者甚或認為王氏爲人，不易接近，實則隨和平易。伊固自己不會，也不喜人家，花言巧語，矯揉造作。然而人情味極其濃厚，對於故舊亦多情誼，例如孫丹林先生（在王氏組閣時任內政部長）曾於抗戰重慶，隻身寄住王府一段時間，暇常對奕象棋，余亦參加數次。此種不忘故舊之情誼自屬和藹成性之表示。猶憶予在重慶郊外中央醫院醫治傷寒症時，亮公暨夫人曾親來探視。上司對下屬之關愛如此，殊屬



王寵惠任司法院院長時與夫人朱學勤女士合影。

難能而可貴。又憶王氏隨 蔣委員長赴印度訪問歸渝，贈予銀色手錶（大抵因伊行前——余不知其將前往印度——曾爲其趕寫若干項歷史性之參考材料），並囑不必告知參事室其他同仁，因祇帶一只，不克遍贈。此則和藹而又細心。亮公與夫人對於佩玉以及吾倆子女大昌、麗琳、大邦及大祥，亦極善待；內侄女（陸）麗華與（田）長輝結婚時，亮老應佩玉之邀請，欣然前往證婚並致訓詞。再如余離開台灣省政府後，曾應林鶴年先生之邀，往其台中霧峯鄉家中小住，亮公來信（見照相付印）亦囑代爲問候居停主人夫婦，十足證明其爲人之和藹可親。此信原文如下。

『滋生吾兄大鑒：接讀惠書，欣悉賢伉儷安抵霧峯，至以爲慰。日來一切佈置諒已就緒。紀念品兩件承代保藏，至感。此間近日多雨，氣候轉涼，頗覺適人。惟自兄等離台北，頓感寥寥爲悵耳。匆匆佈覆，敬頌儷綏。弟王寵惠拜啓。十、十一。內子附候各友好暨林鶴年先生、夫人所代致意。』

（亮公墨寶，今已不可多得。茲將原信，照相付印，亦可略見其秀逸書法。）綜束一句，予十八載追隨服務與陪侍領教之中，從未聞見王氏之疾言厲色，生氣發怒。

三九牌香烟的故事

至於亮公之真誠，亦屬可愛而偉

大。所謂真誠，就是真心誠意而無虛僞做作。孟子有云，『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』赤子之心，即最真誠。請略舉數例。王祕書長就任約一年，國防最高委員祕書廳全體同仁集合宴聚，諸位參事陪坐首桌。余知其酒量極大，不敢頻頻敬酒，一時興到，建議猜拳，伊果含笑答應。從而「三星照」「兩相好」「七七巧」彼此呼叫；傍座同仁，不免側目以視，傾耳而聽，一若大出意外。隨而（王）化成兄等亦請參加，愈形熱鬧，盡歡而散。此雖瑣事，實是流露天真。在助譯「中國之命運」時，屢次發生空襲警報，隨王氏全家，坐車避入附近銀行之防空洞，亮公猶曾反覆提出書中所引若干論語或詩經之詞句，商榷如何譯成英文。此蓋王氏專心誠意譯書有以使然。猶憶王夫人在傍不免時或微笑而搖頭。

金山會議期間，華僑友好，有請亮公惠賜墨寶者。余因乘機面求。伊即揮毫寫贈李白夜思一首：『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』此亦暴露其愛國思鄉之誠摯心情。所惜者，予由京飛渝以後，發現此幅散失。

予在另一文中曾記載亮公之真心誠意，言出必信。『亮公有時亦頗喜幽默而誠意守信』。民國三十五年春勝利還都，亮公係偕夫人由重慶乘艦至南京。時予等已先返都乃相偕至下關碼頭相迎。時適午刻，先到某菜館午餐。甫行坐定，亮公即莞爾微笑曰，飯前先舉行一個小小典禮，並須有人寫成紀錄。語次，自小篋中取出三九牌香煙一罐。遞授傳觀，乃知罐蓋貼有一紙，亮公會親書『俟勝利還都時開吸』，旁注年月日，漢

口。此蓋係抗戰初期政府由漢口內遷重慶前夕之事。傳觀既畢，於全座歡笑聲中舉行開禮典禮，當場由謝冠生先生作記，並由在座者一一簽名。『此情此景，今日在台北之王夫人定能記憶而證明。此亦一項真誠之表現。』

亮公在台北，飢寒一週數晚，約集六七位親友，玩些賭撲克。依照一貫定例，下注有限，為數甚小。蓋目的不在賭博贏錢，而祇求消遣娛樂。娛樂又果何在？乃在彼此比較技術之高低與手氣之好歹。余於此道，亦覺饒有樂趣曾長期略識『學費』，方始領悟訣竅。（謝）冠生與（馬）壽華兩兄，自己並不參加，却不時邀請亮公及伴侶前往便飯盤桓。此刻回憶余在紐約執教時期，常借佩玉約同友好（沈）有乾與（周）淵雲，（薛）光前與（童）傳全，（劉）聰強與（徐）葆德幾對兄嫂，週末從事方城手談，其規約與目的

悲生我之去聲 桂讀

惠書欣悉

隨仗儷此收粉筆至以為慰日第一切布置謀已就緒
紀念品兩件永代保藏至感此向近日多雨氣候轉
涼頗覺適人惟自
兄等誰公感感實實為憾年每亦復致謝
儷位
林佛年先生 沈沈致意
王龍惠博士致本文件作者親筆函墨跡，逃生為作者別號。

正復與前相同。光前兄逢人即直言不諱，承認喜打麻將。予曾誇讚其真誠精神不亞於王亮公，彼大笑矣。

處世治事三個特點

關於亮公之處世，就大者遠者而言，大抵不外三點：為服務而非為權位，為成就而非為勳名，為邦國而非為個人，故能高瞻遠矚，淡泊寧靜與功在國家。此皆與其修養性格具有密切聯繫。（一）因其有志有識，而且膽大心細，故能高瞻遠矚，忠黨愛國。（二）因其持躬正直，却又謙虛和藹，故能淡泊寧靜，避免風波。（三）因其才學兼具，加以謹慎勤奮，故能功在國家，垂範後世。語有之，『富貴逼人來。』亮公貴而不富，可謂『貴顯逼人來。』蓋如前所述，一切高官要職，均係歷任當局自願選擇任命，而非出於營謀干求。據亮公在渝屢次語余：伊之留在北政府任職，係遵照國父之意旨，國父親筆書信一封，尚在上海某銀行之保險箱內。此殆所以喪項城陰謀帝制，潛稱洪憲期間，亮公南往上海，就任中華書局英文部總編輯，而未參加南方革命陣營；後在南北對峙之緊張局面中，亮公會就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；此係筆者個人之臆測。在北政府時代，局面動盪，覆雨翻雲，不啻朝夕變化，而個人恩怨，播弄是非，所謂宦海風波，無時無

之。亮公每每自動辭職，當局則往往堅決慰留。其能長期避免捲入政爭風波之中，自必有其緣故；此則全賴於其相互配合之修養美德！

關於亮公之治事，亦有三項原則與作風，令我折服而值得大家效法：即秉公認真，力求迅捷，以及保守機密。亮公會戲謂：有人將天理國法人情之「人情」作私情解釋，殊不知此處所謂人情乃一般大眾之人情，亦即大家崇尚公正，所以應當「秉公」而非「徇私」此語深入淺出，啟發甚多。亮公是法學家，所以主張與實踐『秉公』，自屬天經地義。關於辦事『認真』，可以其在渝主持國際問題討論會一事為證。此一討論會係蔣委員長密令組織，旨在研討戰後應有之國際安全機構，委員十人，以王祕書長為主委，其餘有傅秉常、吳國楨、邵毓麟、張忠絳、王化成諸先生及筆者等。每兩週約定晨間開會一次（以三小時為度，會後聚餐。先則議定各項專題，然後分別担任研究，再則定期先後報告，反覆加以討論，而且扼要寫成紀錄。凡此認真從事之步驟與情況，今日毓麟兄與（王）之珍學弟定必記憶猶新。（之珍當時兼任討論會祕書，後曾出任外交部次長及駐外大使。討論會紀錄則由另一兼任祕書陳君際澍担任。）

治公迅捷保守機密

力求迅捷，確是辦公要訣。所謂案無留牘，亦即此意。亮公會反覆提及：如遇重要公事，無論提出解決方案或草擬一篇文稿，務必力求迅捷，爭取時間；例如某甲能於一天之中擬提可給八

十分成績之方案或文稿，較諸某乙須兩天始能提出成績可得九十分者，其效率與貢獻，要多好幾倍（超過例舉時間之一倍）。乍聽之餘，不以為意。嗣加思索，始恍然有悟。例如，發覺飢渴，能於十分鐘內具有粗茶淡飯，總愈於數小時後得到玉液瓊漿山珍海味。又例如身患急病，毋寧當天由一位次等大夫診視下藥，不必等待三天始能前往一位名醫請教，蓋病狀可隨時惡化。

保守機密，最難實踐。亮公則習慣成性，鉅細優為。猶憶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前半月，亮公會囑予搜集若干項目之歷史扼要材料以及擬具各種不同方案，並力囑保密。余初不知其用意何在。十八及十九兩日亮公未曾來到辦公室。二十日午忽接王夫人電話，囑余前往。至則含笑低聲相問，『祕書長究竟前往何處？浦參事，我想你必知道，務請見告。』余答以完全不知。伊似將信將疑，承告昨日離家，祇云有時暫別數日，不必向人提起。余乃承認最近確曾代搜資料與草擬意見，但不知何用，前往何處更無從猜測。及十二月一日王祕書長隨 蔣委員長及夫人飛返重慶，當天即有電話，囑余前往其官邸，單獨對余密談，詳述參加開羅會議之詳細情形，並囑一切寫成紀錄，俟伊審閱後再加整理，最後必須由余親自謄錄兩份，一份將送呈委員長，一份由伊自己密存。又例如一九四四年八月在美國舉行之橡樹園會議，余之以專門委員名義，前往參加，實由亮公向 蔣委員長推舉，但事前未曾明白語我，及最後批定兩位，始行見告。另一位張子櫻（忠絀）兄，係王雪艇（世杰）先生推舉。總而言之，

亮公治事之三項作風——即秉公認真，力求迅捷，以及保守機密——實值效法。

服色飲食口袋日記

至於亮公之日常生活習慣或可略提一二。衣服常穿西裝，非黑或褐，即屬深灰，領帶亦選文靜樸素；所帶手錶與鈕扣必屬銀色。此殆英國紳士典型。平居飲茶而不尚咖啡，喜歡海鮮，兼及廣東鹹魚與魚生粥。在台北時，吳鐵城與俞鴻鈞兩先生不時邀往進食魚生粥，余與佩玉輒同奉陪享受。娛樂方面，除打撲克外，喜聽西方古典音樂，包括鋼琴、提琴、交響樂及名曲歌唱；對於國劇及崑曲，興趣殊不濃厚。有時聽看影以資消遣。予偕佩玉多次陪伴亮公及夫人前往西門町一帶之電影院。看書亦是亮公習慣之一。對於所謂心靈學（西方現稱超心理學「Parapsychology」），家藏約百餘冊，極饒興趣。伊在巴黎時，曾遇一位印度術士，囑將所問項目，寫在紙上，置於杯底，雖未取視，而竟能知道所問為何，並對所提兩問，一一答覆而相當準確。據亮公相告，此為其生平獨一無二之超心理經驗。

亮公久有使用『口袋日記』（殆古人所謂「袖珍」或「懷中」記事冊）之習慣。一九四二年初，見予所持者簡陋，乃將其海外友好寄贈而多餘之一冊相賜，令我喜出望外。蓋此係全球著名，由倫敦出版之真皮封面『口袋日記』（普通稱為Leathersmith Diary），紙質細薄而堅，印刷裝釘精良，每日一頁，前後均備通信住址電話號碼等等空頁多張，並裝夾紅色一條，便作移置標

誌。抗戰未段幾年，全由亮公供給。使用既已成習，自覺非此不可，每年必設法購置。美國所出者，冊寸或大或小，每一頁劃作兩日之用，不够記載。上月予新購明年（一九八一）一冊，價稅竟達美金十元六角。

東方君子西方紳士

就筆者看來，典型元老與學人王亮疇先生乃是吾國傳統『君子』西方標準『紳士』，其事功成就，乃基於其配合調和之性情習慣，亦即基於其為人，且即基於先天，後天與環境之三大因素。就其為人而言，猶如一幅淺淡施色之山水畫，雖着筆不多，而含蓄深廣，尺幅千里，又好比一顆橄欖，愈加咀嚼，愈有滋味！

情報珍聞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120元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壹佰貳拾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

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

七二四八〇